



苏州拙政园红枫。

灯的多少，明暗，彩苏的精粗，艳晦，是不一的，但好歹总还你一个灯彩。这灯彩实在是最能勾人的东西。夜幕垂垂地下来时，大小船上都点起灯火。从两重玻璃里映出那辐射着的黄黄的散光，反晕出一片朦胧的烟霭；透过这烟霭，在黯黯的水波里，又逗起缕缕的明漪”。

俞老师呢，似乎略微调皮了些——“（佩弦）太频繁地摇着我的黑纸扇。胖子是这个样怯热的吗？”“对岸有盏跳动的汽油灯，佩弦便硬说它远不如微黄的灯火。我简直没法和他分证那是非。”绝对是灵魂吐槽无疑了，而又能从字里行间，品读出一份幽默的友情的真纯。

荡漾的，岂止十里秦淮，还有那苏州拙政园的莲花。拙政园的水面，占全园面积的五分之三，池水沧涟，正可作为莲花之家，何况中部的堂、亭、轩，都是配合着莲花而命名的；因此，对于爱极了高花大叶、香远益清的周瘦鹃而言，拙政园实在是一个观莲的好去处。

“（远香堂后）有宽广的平台，台下就是一大片莲塘，种着天竺种千叶莲花……拙政园莲塘中自从把原种藕秧种下以后，

当年就开了花，真是色香双艳，不同凡卉；第二年花花叶叶，更为繁盛，翠盖红裳，几乎把整个莲塘都遮满了。并蒂莲到处都是，并且一花中有四五芯，七八芯，以至十三个芯的，花瓣多至一千四百余瓣。只为负担太重了，花头往往低垂着，使人不易窥见花芯，因此苏州培养碗莲的专家卢彬士老先生所作长歌中，曾有‘看花不易窥全面，三千莲媛总低头’之句……”

雅致的文化

一盆碗莲，也是一片天地。

把老莲子的两头磨薄，装在蛋壳里，让母鸡用翅膀来孵化它，等到发芽就取出。用年深日久的燕巢泥再以十比二的比率加上天门冬，捣烂搅匀，种在小的器皿中，用河水浇灌，用早上的太阳晒。花开时大如酒杯，叶子则缩小得像碗口一样，亭亭可爱。

伺三五老友光临，拿出在莲芯里熏过一夜的茶叶，清新香甜。冲泡的水，最好是冬天存储的雨水。因寒暑极端融合，或可调